

# 胡耀邦的悲劇

(本文插圖刊第五頁)

● 王 曉 光

## 刻意培養的紅小鬼

胡耀邦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東山鄉一個農民家庭裡。他十三歲上初中那年，跟著紅軍上了井崗山，是一個真正的紅小鬼。十六歲那年當上了「中國共產主義少年先鋒組織」的小領導，後來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從此以後他一直在中共軍隊裡做政治宣傳工作。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他在中共軍中的最高職務為楊得志的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為正軍級幹部。由於他勤奮好學，工作吃苦耐勞，擅長於宣傳鼓動工作，深得毛澤東的賞識，便將他從軍中調到北京，擔任共青團書記，不久升任第一書記。這時中共已將共產主義青年團，改名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胡耀邦的悲劇

胡耀邦升任第一書記這一年是三十七歲，自然引起資深者不服，他為了樹立領導威信，他必須在工作中開創出一條新路來。他按照青年的特點，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提倡朝氣蓬勃，實事求是的作風。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胡耀邦注重青年報刊的宣傳工作，並著手建立一套青年人的組

織系統。一九五三年六月，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時，胡耀邦徵得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同意，從各大專院校、地方、軍隊的代表中，吸收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三十歲以下有一定實際工作能力和表現突出的青年人，選任為團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並將團中央常務委員與書記處的老字輩予以更新換代，建立起一個以胡耀邦為首的年輕化的九人書記處。不久胡耀邦又提升胡啟立為北京大學團委書記。經過一番整頓，胡耀邦在不到兩年裡，已建立了以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和王照華為首的領導核心，為日後大改革儲備了力量。

他擔任青年團第一書記後，經常到各大學講演，妙語如珠，極盡風趣之能事，受到同學們的極大歡迎。

## 居然躋身中委行列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召開了「八大」。在這次大會上，由劉少奇作《黨中央的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有關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

年計劃草案的報告》、胡耀邦代表團中央作了《在青年運動中的教育作用》的報告。他宣稱，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為止，男女團員已達二千多萬人。約佔當時全國青年總數的百分之七十。這種突飛猛進的發展，是與胡耀邦的領導分不開的。

在這次大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成為九十七名中央委員組成的中共核心領導人員之一。這是對胡耀邦領導青年團工作的優異表現的嘉獎。

在「八大」召開前兩個月，從蘇聯歸來的鄧小平，帶來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對個人迷信、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起大會激烈震盪。由彭德懷提議，在得到劉少奇等人的支持下，把鄧小平在大會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有關一九四五年劉少奇在「七大」時加在黨章上的「毛澤東思想」等段落和句子全部刪掉了。鄧小平還強調說：「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和反對個人迷信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釋。這個闡釋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各國共產黨都產生巨大的影響。」

中共的「八大」，對胡耀邦個人命運和思想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然而，隨著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問世，相繼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波匈人民起來進行反斯大林殘暴統治的暴動，極大地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他爲了怕在中國也發生類似事件，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以改變或消除人民心目中他的暴君形象。毛澤東自認爲他本人及共產黨有足夠的威望，能掌握這場運動。但毛澤東提倡的鳴放運動，並未得到劉少奇、彭真等人的積極響應。他們認爲搞鳴放運動，會使各種問題叢生，會鬆弛共產黨的統治。因此，毛澤東的提案未在政治局通過。於是毛澤東命令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五月和一九五七年二月，兩次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向全國傳達鳴放政策。特別強調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保證。

於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鳴放運動在全國範圍進入高潮。北大爲首的全國各大專院校師生，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勇敢戰鬥精神，與各民主黨派不約而同地向共產黨統治七年多來所犯下的種種罪行和劣跡，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其勢如狂風暴雨。全國各地不少學校還舉行遊行示威，罷課請願，青年學生要求民主與自由的呼聲，震撼著中國的大地。

## 爲鄧小平復出鋪路

毛澤東被形勢的發展，嚇破了膽。他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寫了一篇《事情正在起變化》

，表示他要改變原來鼓勵鳴放的初衷，要轉到收和壓的老路上去，並聲明要抓社會上百分之二到五的右派份子。

但在同一天，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宣佈：由於城市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與農村合作化運動已基本完成，故將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仍改名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胡耀邦繼續當選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啟立在這次大會上，也當選爲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候補書記。

胡耀邦在這次大會上所作的《團結全國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的報告中，與毛的反右見解卻有所不同。胡耀邦在該報告第四段中說：「要我國廣大青年迅速地擺脫種種非無產階級的成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接受共產主義的人生觀，決不是在短時間內所能奏效的。用簡單的、生硬的、急躁的、粗暴的方法去要求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是一種幻想。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個任務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這樣，我們才會認真研究實現這個任務的正確的方法。我們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即共產主義的教育同我國青年的當前的實際生活最密切地、最活潑地聯繫起來，並且要允許有各種不同意見的青年自由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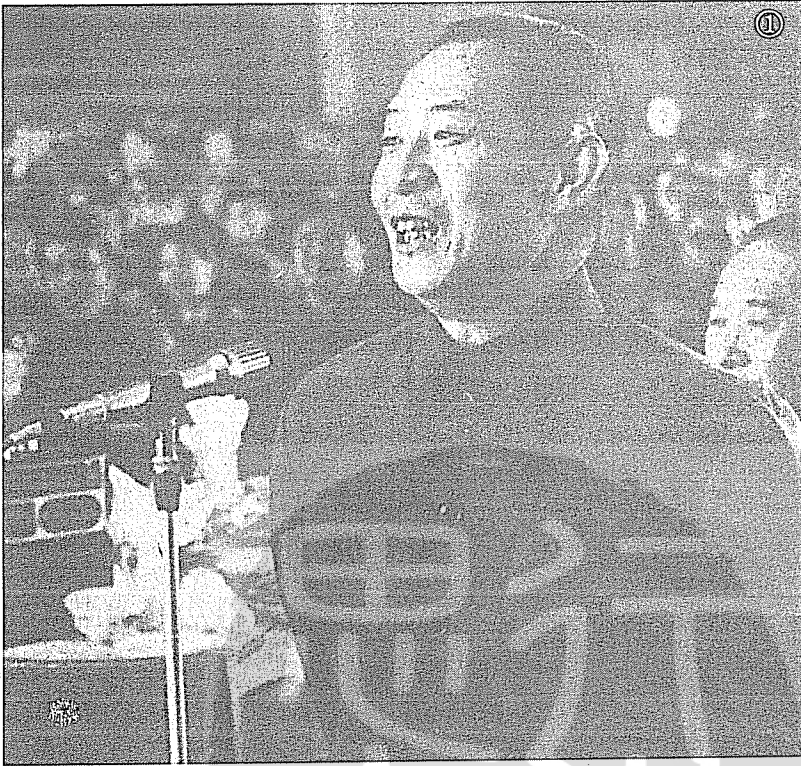
胡耀邦是毛提拔的，在反右以前，胡對毛的各項政策總是支持的，但反右以後，他對毛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也正是反右高潮時，他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活動，歷時兩個月

。當胡耀邦一回國，飛機還停留在新疆時，立刻打長途電話給留守團中央的負責人，命令停止反右擴大化，並叮囑一切等他回來裁定，使許多人免遭被劃爲右派的厄運。

毛澤東視人命如草芥，用胡說八道的百分比方式來劃右派，結果使青年大學生大量淪爲右派。例如北京大學有八百多學生劃成右派，清華大學劃了六百多名，人民大學劃了五百多名。北京工業院劃了二百多名。

由於胡耀邦對反右這一運動有自己的看法，在事隔二十年後他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把毛澤東時代錯劃成六十萬左右的右派全部推倒了。

胡耀邦爲了使右派改正工作得以順利推進，他先以三個單位做樣板，即中共中央組織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他還讓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連續發了三條主要消息，說公安部機關六十名錯劃「右派」同志全部獲得平反改正；中央組織部七十餘名錯劃「右派」同志全部獲得平反改正；共青團中央機關六十多名錯劃「右派」得到平反改正。一時間，這三個單位成爲人們心目中的正統，成爲舉國上下爭先效仿的榜樣。與此同時，胡耀邦指示《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鼓勵各單位平反冤、假、錯案。例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名叫《大力加強人民檢察工作》，文章說：「只要發現了冤案、錯案、假案，不管那一級組織定的，不管是什麼人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平反。」又如另一篇《團結起來向前看》（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說：「有的同志過去



① 胡耀邦講話時的神情。

② 胡耀邦視察牟平縣西關村。



參與搞了冤、假、錯案，現在站出來向受害的幹部、群眾道個歉，說句公道話，乾淨利落地落實政策，解決問題，這總是天公地道、起碼應該做的。如果有人爲了維護個人尊嚴，有錯不認、知錯不改，硬是捂着壓著，逼得人家到處告狀，使矛盾越來越激化，只會在黨內和社會上增加新的不安定不團結的因素，你自己也過不好安穩日子。

不僅如此，胡耀邦還身體力行找了一些當年在團中央劃爲右派的人賠禮道歉，他找到了項南（後出任福建省委書記，改革派）說：「對不起，一九五七年我沒能保護你，錯整了你，向你道歉。」此外，他還找了一大批人道歉。

就在胡耀邦坐鎮中央組織部主持全國冤假錯案大平反的同時，他還悄悄地在中央高級黨校的一份《理論通訊》上，發現了由南京大學一位理論教員所撰寫的重要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唯一」二字是胡耀邦後來親筆加上去的。文章矛頭直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直指華國鋒的政治基根——「兩個凡是」。文章經胡耀邦推荐，首先在五月份的《光明日報》上發表，經《人民日報》轉載，有如在神州大地上爆炸了一顆政治原子彈，引起空前強烈的社會震撼。針對文章提出的尖銳觀點，全國上下分化爲兩大派，以華國鋒爲首的文章接班派對該文持冷峻的質疑，否定態度，認爲屬於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性質。同時，他們也覺得，這篇文章來勢洶洶，背景很一般，對他們無疑是一次全面的挑戰。於是華國鋒們下令全國各地電臺不准廣播

，報刊不准轉載，並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向中央作一次政治表態。華國鋒們愚笨地以爲，這一來便可以把一場行將動搖他們權力基礎的理論熱潮壓制下去；而以胡耀邦、鄧小平爲代表的文革受壓派，則利用全國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階層普遍存在的「求變、求解放」心理，對文章提出的鮮明觀點給以熱情讚揚，鼓動人們奔走相告，廣爲傳播。

應該說，「真理標準」大論戰，改變了中共黨內兩大派系的力量對比。華國鋒的文革接班派嚴重受挫，而以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爲代表的改革集團暫時獲勝。其真正的受益者卻是幕後的鄧小平。胡耀邦們爲他的復出鋪平了道路。

一九七九年初，鄧小平終於恢復了在黨、政、軍中主要職務，立即糾集中共元老，佈置軍隊，控制中央軍委及其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中南海警衛師，開始爲廢除毛澤東指定的正宗接班人華國鋒，另立鄧小平自己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活動。這一活動就是借助「真理標準討論」、「批判兩個凡是」、「改革開放」等旗號，將華國鋒趕下臺的。至此，鄧小平達到了立胡耀邦爲黨中央總書記，立趙紫陽爲國務院總理的目的。

### 言行一致衆望所歸

胡耀邦能擔任中共總書記，的確是中國人民的希望，可惜好景不常。他是一位衆望所歸的人物。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對他特別愛戴。他之所以受到知識界的如此擁護，這裡有一段故事：早在一九七五年一月鄧小平復出時，胡耀邦也恢復了工作，他被任命爲中國科學院黨組負責人兼副院長（院長郭沫若因病休息），中國科學院當時轄有九十三個所級機構，研究人員與職工共三萬六千餘人，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

胡耀邦在上任之初，曾表示，他已到了耳順之年，來日無多，生命有限，在有限的生命中，要爲黨、爲國家和人民能幹多少就幹多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切個人後果都在所不計了。

胡耀邦言行一致，確實在工作中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他每天工作超過十三、四個小時，進行一連串不停頓的訪問談話、調查研究。他深感一條極左路線，把中國科技界推向毀滅的邊緣。由於他爲人坦率、熱情、說話辦事勇於負責，他說：「科技戰線不要提無產階級專政，科技戰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把知識分子當作專政對象。」

一九七五年九月由胡耀邦主持起草了《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爲了在當時形勢下過關，該提綱在開頭也引用了幾句毛澤東語錄，但內容全是談如何發展科學、如何培養專門人材，以便推進中國的現代化。特別大膽的是，他提出今後不要強迫人們學《毛選》、不要空談政治，不要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在極左路線橫行之時，確實道人之不敢道，起了極大的作用。

胡耀邦還注意到科學院的後勤工作，他親自給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吳德寫信，要求解決科學院科研人員的房子和煤氣問題，還呼籲給科研人員增加工資，解決夫妻兩地工作等問題。他的言行得

到了全院職工的一致擁護。

## 特權受損元老反擊

但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撥亂反正、糾正文革的極左路線，立刻被四人幫和毛澤東發現，於一九七六年春天，毛澤東最後一次調兵遣將，第二次將鄧小平逐出權力舞臺。

當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和鄧小平主持制定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被「四人幫」的中央文革小組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三棵大毒草，是射向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三支大毒箭。

隨著鄧小平的下臺，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又一次遭到批鬥。他們認為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理人。當中國科學院工宣隊召開一次聲勢浩大的一萬多人的批鬥胡的大會時，會議剛一開始，主席宣佈胡耀邦因病不能參加今天的批判會時，參加會議的群眾當聽到「胡耀邦」名字時，全場響起了一陣長時間雷鳴般的掌聲。明明是個批鬥會，卻突然變成了對胡的歡呼會，主席傻了眼，不得不狼狽地宣布散會。

這一事實說明，胡在知識分子中的形象。正因胡在知識分子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所以鄧才看中了胡，任命他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讓趙紫陽出任總理。

胡耀邦在文革初期，在眾多被打倒的中央官員中，還不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大黑幫」，他所受的批判也只局限於青年與青年人工作範圍。但

在這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隨著被批判的「奇談怪論」深入人心，他在中國科學院任職期間，含沙射影的快人快語得以盡量發揮，一時間使他變成街頭巷尾都曉得的「英雄人物」。

胡耀邦出任總書記後，受到各方面的擁護，尤其是知識界，更是興高采烈。大部分元老級幹部也支持他。這主要由於他在一九七八年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他以前所未有的膽略和氣魄，主持了中共有史以來全國冤、假、錯案大平反、大翻案。彭真、薄一波等人的問題，就是胡耀邦一手解決的，胡執行了前面所說的「兩個不管」的原則即不管是什麼人定的案，也不管什麼時候定的案，只要不符合事實一律平反。雖然當年彭真和薄一波等人的「大叛徒」帽子是毛澤東親自給他們戴上的，但是胡耀邦根據這一原則，統統給他們平反了。這實際上否定了毛澤東所發動的一切政治運動中的大小冤案。當時彭真等中共元老們，一個個對胡耀邦感激涕零。

但是這些元老們忘性特大，一旦胡耀邦所推動的日益加深的社會改革衝擊到他們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時，他們竟會毫不猶豫地恩將仇報，形成一個強大的倒胡集團。

## 改革腳步走得很快

由於胡耀邦的改革步伐太快，在他擔任中共組織部長兼中央秘書長期間，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議」，這一回，他做得比一年前組織人馬發起「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大辯論更為放手大膽。他給會議下的基調是：內部討論

，不設禁區，不發消息，暢所欲言，大膽突破，百無禁忌。

胡耀邦這一批示，大大鼓舞了與會的理論工作者們，列席會議的還有北京各大報社、新華社、中宣部、中組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的有關負責人。在大會發言中，果然出現了百無禁忌大膽發言的熱烈場面。歷數毛澤東自一九四九年進城後所領導的各項政治運動，給全黨全國帶來的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災難。毛澤東在政治上，大行封建家長制，在思想上大興一言堂和文字獄。在經濟上大搞瞎指揮，大興共產風，造成一九六〇、六一年度的全國大飢荒，餓死二千多萬人。在理論上片面誇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倡鬥爭萬能論。毛澤東在組織上大行任人為親的方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迫害劉少奇、彭德懷和賀龍等元老致死，後來又重用江青和康生等壞人。凡此種種，對毛的評價，只能是三分功，七分過。

上述的大膽發言，獲得大多數與會者熱烈反應，紛紛跟進，歷數毛澤東所犯的罪行和錯誤，實際上大大超過了斯大林。當年的斯大林只是無情地清洗了黨內反對派，而從來沒像毛澤東這樣除了清洗黨內反對派外，還大規模地迫害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

雖然「理論務虛會議」事先與鄧小平通過氣，並獲得了支持，但胡耀邦卻又錯誤地估計了鄧小平；鄧小平早已揚言，決不作中國的赫魯赫夫。按鄧小平的想法，毛澤東雖然是中國的斯大林，但中共黨要否定毛澤東，應該按中國人自己的

方式進行，不必明目張膽地去做，也不必公開地砍倒這面旗幟。他的辦法是，取消城鄉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撤銷農村人民公社、恢復區鄉連制，如把土地交給農民去耕種，但不叫「分田單幹」，而叫「生產責任制」。設立經濟特區、引進外國資金，不叫「投降賣國」而叫改革開放等等。這一切都是為了改善和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力量，而不是削弱黨的力量。至於這算不算反毛，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必強求統一認識。

在鄧小平看來，改變毛的作法，是實踐檢驗的結果，決不是什麼反毛和非毛。他看到會議期間的簡報，有一些人尖刻的反毛言論好像是刺痛了自己，大為光火。過了兩天，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議」上講話，第一次提出所謂「四項基本原则」即：①必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②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③堅持共產黨領導。④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在文革後再提「毛澤東思想」，甚至比「八大」在黨章中全部刪掉「毛澤東思想」的決定，還倒退了一大步。

一場由胡耀邦發起的非毛化運動，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就這樣夭折了。中國的不幸，就是因為沒有出現赫魯曉夫那樣勇敢的人物，胡耀邦雖然想有作為，但他受掣於掌握軍權的人。胡耀邦深知，中國的災難都是毛澤東造成的，不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中國的改革就無出路。因為當年跟毛澤東一起幹壞事的大小幹部都在權力的崗位上，他們正在伺機報復；只要毛澤東的旗幟不倒，他們就不會倒。他們才是改革派的真正

阻力。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派總沒有好下場，像古代的商鞅和王安石，近代的梁啟超和康有為都是如此，胡耀邦也沒逃掉這個命運。

元老級保守派幹部正在對胡耀邦「查其言、觀其行」，看他下一步如何運作。「理論務虛會議」已使保守派憋了一肚子氣。但胡耀邦並沒有因此氣餒，他代表黨中央與作家見面，他了解作家吃苦最多，三十年來的政治運動中，把作家整得七零八落。以致一九七九年春天在北京召開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時，列會的作家們一個個神枯

骨槁，未老先衰，渾身傷病。彼此見了面，竟爲了尚能活下來，而相擁痛哭，有的作家如老舍、吳玲、鄧拓、翦伯贊等人都在文革中死於非命。胡耀邦在接見作家代表時，傷心地動了感情，他說：共產黨要發誓，今後再不能整作家了。但這僅僅是胡耀邦個人的良好願望，要中共左傾保守派從此洗手，不整肅知識分子，有如痴人說夢。

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反毛澤東電影《苦戀》還未公開上演時，再一次針鋒相對。胡耀邦認爲這部電影不錯，對毛澤東的錯誤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批評。他特別欣賞諷喻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指示的情節。在文革十年中，中國大陸到處挖地道，挖人防工程，搞所謂大三線、小三線的戰備建設，把半個國家的建設，都丟進大山溝裡或地底下了，即使根據戰備觀點來看，這些工程完全不符合要求，中共後來曾公開承認，此舉竟浪費了三千多億元。

但極左派黃鋼利用他所主編的《時代的報告

》，首先向《苦戀》發難，保守勢力所控制的《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立刻予以轉載，以壯大左派的聲勢。但北大、清華的大學生們大聲爲電影叫好，並書面邀請黃鋼等人出席辯論會。中國人對極左派已深惡痛絕。近年來在民衆中已形成一種強烈的逆反效應，凡是保守勢力所反對的，他們便無條件地給於護衛和支持。

黃鋼不是自願代表保守勢力站在台前嗎？大群大群的好事青年。每到黃昏時刻，就會團聚在他北京朝陽區和平里住所窗口下大喊大叫：「黃鋼出來，跟我們辯論，黃鋼有種的出來！」黃鋼真是嚇破了膽。還不僅如此，他家裡的電話會在深夜響個不停，當他爬起來一接，聽到的一句話是：「黃鋼！我操你姥姥！」或是：「黃鋼，當凡是派的走狗，絕沒有好下場」。由於黃鋼的家室被鬧得日夜不得安寧，他曾經哀求附近的公安分所給予保護，回答是他還不夠級別。

爲了緩解黨、軍和群衆的矛盾，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召集一次「文藝工作座談會」，解決電影《苦戀》問題。出席會議的包括了雙方營壘的代表。會議首先由黨主席胡耀邦傳達鄧小平批判電影《苦戀》的講話。指出文藝界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否定黨的領導和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並點名批評作家白樺。胡耀邦傳達完鄧小平的指示，苦口婆心告誡大家，一定要開好這次座談會，既分清是非，又團結同志，再不能重複過去一棍子把人打死的錯誤作法。一定要做好文藝界的團結工作。

他這些講話，引起一班思想僵化、習慣於按

極左路線辦事的元老的極大不滿。

## 清污運動結下冤仇

最早提出要解除胡耀邦總書記職務的是中共元老陳雲。那還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展開「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運動前後。據說陳雲找了鄧小平，他指出：是誰在庇護著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是中央書記處，是胡耀邦總書記。胡耀邦還反對逮捕魏京生，他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就公開說：「不要抓人來鬥，不要抓人來關，大凡敢於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個月，到現在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你們別以為他怕死，相反他都快點死；他一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目中的英雄。小平同志，這可是我們黨的總書記說過的話，印在大會的簡報上。而魏京生是我們共產黨抓起來的反革命份子，他在西單民主牆上號召反對一黨專制，反對鄧小平個人獨裁。而我們的總書記卻說他是人人心目中的烈士！什麼意思？」

一提起魏京生，鄧小平就十分光火。他已經多次把話說明白了，抓了就不放。海外鬧翻天也不管。陳雲接著說，白樺的《苦戀》為什麼批不起來？就因為他——胡耀邦在庇護白樺、劉賓雁、葉文福這些人。鄧接著說前年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讓他代表黨中央講話，是我在講稿上加了幾句話，對那些執意與黨的方針政策陽奉陰違、屢教不改的知識分子，必要時可以繩之以法……可是他在散會後，立即找周揚、張光年、馮牧這些人開小會降溫，說今

天的講話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請轉告作家、編輯們不要緊張，不要委屈，該寫什麼，編什麼，是大家的事……，他是在替中央消毒呢！難怪有人說他是知識分子的保護傘。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再讓他這樣領導下去，什麼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非統統丟去不可，遲早要鬧出團結工會來，會變成第二個波蘭。

當一九八四年十月初，中共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鄧小平佈置全面整黨，並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胡耀邦即率領大型代表團去日本訪問，受到日本朝野的熱烈歡迎。王震卻不甘寂寞，飛到南京，在大學作大報告，宣講「二中全會精神，說全黨抓兩件大事，一是「清除精神污染」，二是整黨。由於王震的特殊地位，他的講話立即被全國所有的報紙、電台、電視台作為黨的最高指示來貫徹執行。於是乎，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一時間聞風而動，大張旗鼓進行「清污」運動，堂堂北京市委發出公告，規定凡穿緊身衣、過膝裙、蓄髮披肩者，不准進入市委、市府大樓。貴州則有人拿著剪子、錘子上街，去剪年輕人的喇叭褲，專敲女子的半高跟鞋。山西農民則拆毀剛剛由國家耗資修復的廟宇；河南農村則出現了哄搶「萬元戶」的事件，當時舉國上下，彷彿又回到了文革初期的紅色恐怖氣氛中，知識分子單位又出現人人過關，人人自危的情況了。

## 中南海紅牆毀不得

待胡耀邦從日本回來，看了一些簡報，再聽

幾次匯報，知道王震闖下了大禍，立即下令全國停止「清污」。他尖銳地指出，短短的二十七天的清污運動，幾乎斷送了幾年的改革開放的成果。胡耀邦此舉，無疑大快人心，大獲社會輿論的好評。但也真沒有給王震留面子，弄得他灰頭土臉，好幾個月都沒法在公開場合露面，因此與王震結下了冤仇。

後來胡耀邦又在胡喬木之子胡世英的問題上得罪了胡喬木。原來胡世英以辦《醜小鴨》雜誌名義開辦法律函授大學，在全國範圍內募款及騙取學費，事實上是拿胡喬木的名位斂財，竟一下子騙來三百多萬巨款。

由於胡喬木家裡的進項太大，行止過於招搖，早已引起公檢法部門的密切注意。可是案子辦不下去，因為中央領導的門衛過於森嚴。還是胡耀邦親自批文，才抄了胡喬木的家，查出裝滿三百多萬元的三個手提箱。這真是大快人心，查查胡公館，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北京城。

天真善良的市民們，這回覺得，黨中央終於下決心了，也許中央官員的貪污腐敗之風，大概可以煞住了。雖然胡耀邦辦事爽快、認真，決心也大，手腳也快，但不能事事都依他。這次事件，元老們卻謹言慎行，都不開口，也是物傷其類。要是案子都這麼認真辦起來，那還了得！只有胡耀邦家裡是乾淨的，其餘的，進家的兒子、女兒、兒媳、女婿、姪兒、外甥，沒有開公司，辦旅遊，作中間商，進出深圳、香港、澳門、新加坡、東京、紐約或蘇黎世的？還有用軍用軍機辦貨的哪，還有潛水艇走私的哪！小胡那點事算個



胡耀邦（前）於1984年視察連雲港。

啥？要是都一一抖落開來，把國內國外的存款公開化，黨中央還成什麼黨中央？這一來不是自毀了中南海的紅牆？還是顧全大局吧！

胡世英貪污三百多萬元的巨款案子，一直拖著，胡耀邦等人要「依法懲辦」的指示，說了等於白說。主要出於元老派的阻力，不僅沒有依法懲辦，而且「依法保外就醫」了。「保外就醫」已成爲無法無天的高幹子女們的護身符，當時可真把北京老百姓氣炸了，也絕望透頂了，中共還有治嗎？中國還有救嗎？

### 被拉下馬引起震撼

這個胡耀邦太不像話，中共元老保守派早已窺伺時機，想乘機把胡耀邦趕下臺。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的學生運動，他們便有了藉口，大談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化、自由化，其來勢之凶猛，不亞於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他們終於採取一場「宮廷政變」的形式，把銳意改革、勵精圖治、爲人清廉的胡耀邦拉下馬。

儘管胡耀邦的下臺，已是人們猜測、預料中事，但在北京，在中國大陸，以至海外華人社會，西方世界，仍然引起了一場政治大地震。人們驚呼，憤怒，甚至痛心疾首。

胡耀邦當年雖然下臺，但他對中國大陸的影響依然存在，他的開明形象在知識分子心中永遠佔一位置。所以在他被保守派氣死以後，立刻在中國大陸和海外華人社會掀起了驚天動地的遊行示威活動。雖然這場運動被鎮壓下去，但胡耀邦的名字和他的後續影響是會一直存在的。